

## 《诗·七月》一解

(读《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有感)

毛华轩

《诗·豳风》中有《七月》一篇。这首长诗真实地记录了西周时期从周代先人公刘以来在豳地进行生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

《七月》一诗，从四月至十月的农事活动都有具体地描述，如果把“蚕月条桑”算成三月，就整整记载了八个月的农事活动。诗中缺少十一、十二和一、二月四个月的农事活动。为此，不少注释家就把诗中的“一之日”、“二之日”解释为十一、十二两个月，“三之日”和“四之日”解释为第二年的一月和二月。这种解释只是为了凑足一年的十二个月份，不免有些牵强。

还有另外的解释。把“一之日”到“四之日”解释为“一九”到“四九”的节气。也有的把这几句断成“一之，日鬻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译为“一来呢”，“二来呢”……。这后一种解释在诗的前几章中也还能讲得通，而在诗的最后一章中是不够妥当的。不能说“二来呢，凿冰响咚咚。”“三来呢，把它收进冰窖中。”这不管是与全诗的情调上，或和汉语的习惯说法都是不通的。

用刘尧汉先生和卢央先生合著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来解释《七月》篇的历法问题就显得通顺了。太阳历，即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十个月，共三百六十天。它两个月为一季，

一年五季，是按天文点——冬至、夏至、大寒、大暑、秋分来定季节，它的季节性很准确。观察太阳运动定冬至，北斗柄指向定寒暑。它渗透到中国文、史、哲各个领域。《诗·七月》篇中的“一之日”到“四之日”，是说的太阳历一年过完十个月后所剩下的五至六日。《七月》的第五章说得很明确，它从五月说到十月的农事活动后，接着说：“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这里的“改岁”，就是过年的意思。诗的第一章说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话，也是过完一年的意思。《七月》反复提出“一之日”到“四之日”的多种农事活动，是在说明奴隶主贵族就是在过完一年所剩余的五至六日中，也不让奴隶们安闲一日。可以看看这几日的日程安排：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第一天上山捕野貉，还有大大小小的狐狸，送给奴隶主们做皮袍。

“二之日其同，载纘武功。”

第二天聚会在一起，继续练习打猎的武功。

或者“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

第二天去凿冰，第三天收进冰窖中。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

第三天修整犁锄，第四天就忙着下田劳动。

或者“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第四天一大早，就献上祭祀的羊羔和嫩韭。

这些艰苦的劳动，奴隶们是在“一之日鬻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的情况下度过的。

第五日和第六日没有记载，这并不是诗人的疏忽，只不过举其大概而已。

周代的历法是复杂的，现保存下来的就有周历、夏历、殷历。  
《七月》篇中用的历法就是十月太阳历。

《七月》篇，是描述我国大约三千年前社会生活的一幅插图。它描述了奴隶们在一年的劳动过程中，累断了筋骨，流尽了血汗，劳动的果实，全被奴隶主们霸占，终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

## 介绍刘勰著《刘子》的集大成校本

李 山

刘子是什么人？历来说法不一。有刘歆说，有刘孝标说，有唐贞观以后人说，多数则认为是刘昼或刘勰。刘昼北朝北齐人，通经好古，为人孤高，曾著《帝道》等书，文笔古拙；刘勰南朝梁人，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的作者。自唐朝以来，一千多年过去了，究竟谁是《刘子》的作者，争论不休，迄今无法统一，连累而及，《刘子》一书也就长期没能得到充分的重视。

中国古籍历来被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大类，除六经以外，凡著书立说成一家言者，统称为子，如儒家的孔子、孟子，兵家的孙子，等等即是。《刘子》多被列为杂家，又被勉强划入道家，在《廿二子》等结集重要子书的丛书中，均被收入。所谓“成一家言”，就是要对各种重要事物发表自己的议论，《刘子》所论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等各方面，共分五